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## 國家劇院的藝術資料庫



我在京劇的國家劇院——中國京劇院工作了整整十五年。那歲月是難忘的，我不僅看到許多著名藝人的演出，而且還接觸到一些珍稀的藝術資料。

劇院的資料室很有些書——表面上舊而破，但的確有價值。我和老藝人有過廣泛而深入的接觸，俗話說「演員的肚（子），雜貨舖」，真讓我大大開了眼。不僅讓我知道了若干失傳的戲，更讓我震驚的是，當年京劇盛興時和周圍京都文化水乳交融的關係。今天的中國京劇院，已由魏公村搬進了新樓，辦公練功的硬件都大大改善，演員也都變成了新人。我覺得，惟一的不足就是要問一下它今天的資料庫是否充足和豐厚，是否能適應今天的需求。

任何部門一搬家，老的資料自然就要丟失，這自然是沒完沒的事。從更年輕的藝術家的需求說，那些塵封鎖了圖書和文字，都屬於「既不好看也沒用處」了。事情果真是這樣的麼？我們丟失的東西已經太多，不能對傳統採取虛無主義。當然，在資料的收集手段上，我們可以利用當代的高科技成果，可以把線裝的古本書籍錄進薄薄的光盤，更應該對那些古老的敘述，採取「去粗取精」和「去偽存真」的整理。記得若干年前，中國京劇院準備了幾十個大大的紙袋子，計劃把建國以來新編的幾十齣戲，把每齣劇都成立一個檔案。包括劇本、音樂、舞臺、演員自述，以及外界評論，全部收集進去。這樣做畢竟還是「向後看」，因為它不能保證未來百戰百勝。與中國京劇院同時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把上演劇目都出了書，因此在前一階段，他們的藝術後勁就很大。

今天的國門早已打開，不時會有別的國家優秀的藝術品種進入視野。但是試問：我們究竟知道了多少？對許多外來藝術的樣式，我們究竟掌握了多少？舉例說，中國京劇院是時常去日本的，試問歌舞伎是怎樣的一種藝術？京劇與它第一次的接觸，距今已經八十多年，如果今天還說「自己不了解」，恐怕是很難通過的。如果能對歌舞伎（以及西方的音樂劇）都有了深刻的理解，那麼無論排演新戲還是修改舊戲，我們的着眼點，就應該是比較確切和務實的了。

二〇〇一年，台灣的兩位著名京劇演員吳興國和魏海敏來到北京，進入中國京劇院教戲——是教他們十五年前所創排的一齣《慾望城國》。這是根據莎士比亞《馬克白》改編的，已創演了十五年，至今還不斷演出，並帶到了世界舞台上巡迴。這，就是他們的成績，同時也體現出他們的藝術眼光。你不能不承認，也不能不佩服。他們把戲教給了中國京劇院的年輕演員，論唱念技巧，當然是我們的演員強；論感受，是他們的更深也更真。這就是各自的情形。我們從中能夠得到什麼體會呢？我認為：它證明京劇除了我們見習的技術入口之外，還另有一條文化入口。台灣的京劇人口似乎更尊重莎士比亞，也更知道日本還有一位電影大導演黑澤明，他比台灣還早就改編莎士比亞的這一原著為日本的電影。因為台灣多了這一層關注，所以他們就多了一個入口。在我們這裡，梨園習慣還只有一個入口，是技術、技巧的入口。你要欣賞《四郎探母·坐宮》，北京老戲迷會告訴你戲中哪兒是關節，演員演好了給予掌聲，演不好則報以倒彩。在台灣，那裡通常另有一個文化入口。演出之前有準備，散戲之後會與演員漫談。這早被中國京劇院的演員所熟悉。我想，對此必須有所警醒。因為已經不是舊中國，世界風氣已經大變，如今WTO也已進入中國。如果今天落後一步，明天就會更加滯後。事實上，我們在接觸現代社會和現代藝術上的落後，已經不是用一兩天就能趕回來的。

京劇，已經在自發的盲目半盲目的狀態中，扭曲着行進了近兩百年。今天行進時所遇到的磕磕碰碰，就與從前的盲目半盲目不無關係。如何才能徹底剷除這種狀態呢？辦法只有一個，加強學習和總結，加強對資料的收集和研究。老的國故（如京城文化的種種）要研究，新的和外來的同樣也要正視。把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，再根據自己正在進行中的實踐，最後集中成一項真正有效的決策——如果能夠遠見到這一點，相信我們的工作就會事半功倍地好起來。

這裡說的「國家劇院」只是個比喻，其實但凡是冠以「國家」字頭的單位，就都帶有率先研究的義務。我「文革」中在農村呆過，那時全國上下都在演樣板戲，可我所在的那個縣，只要中央或省裡出了新戲，就派人提着大錄音機，進劇場那麼一錄，再讓老演員把舞台地位畫成「小人認」，回去「照貓畫虎」，肯定就「八九不離十」了。作為基層，它只有倣倣的任務，至於原創新戲的事，就別難為他們。所以，今天凡是冠有「國家」或「中央」字樣的單位，這種開創性的工作就不能不做。因此，為了更好更準地開創新的事業，後備的資料工作就絕對不能缺少了。

## 左右逢源李鴻章

茶茶苦

甲午戰爭失敗後，李鴻章因為喪權誤國，遭到滿朝文武和全國百姓的唾棄，爲了起死回生，他採取了「韜晦」策略，以確保自己在政治激流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。那就是四處逢迎，八方討好，暗中窺測權柄，時刻爲自己考慮好退路，這種策略在維新變法中表現的是淋漓盡致。

他是洋務派中第一個公開提出變法主張的官員，也就是說他是支持康有爲、梁啟超等人的變法主張的。他認爲維新勢力有市場，便捐銀二千兩，要求加入，因爲甲午戰敗的臭名，被拒之門外。但他始終沒有與維新派絕交，在暗中仍舊給予支持。

隨着維新派與頑固派鬥爭的深入，他敏感地窺測到，權柄仍然在以慈禧太后爲首的頑固派的手中，因此，他就不再談變法了，而是公開站在了頑固派一邊。這樣，李鴻章在維新變法中，不論是頑固派還是維新派都對他沒有惡感。

一次慈禧太后與御前大臣議事，在談到康有爲、梁啟超等人時，李鴻章說：康有爲、梁啟超等維新人士「皆書院經生，市井訟師之流，不足畏也」。當慈禧太后對外國保護康有爲和梁啟超表示十分憤怒的時候，李鴻章又說：「外人不達華情，誤以其國士擬之，故容其駐足，然終悉厥行藏，摒之且恐不及。」以此討好慈禧太后。慈禧見他不是維新派的同黨，又將他視爲左膀右臂，任命他擔任兩廣總督，到康有爲的家鄉鎮壓維新派勢力。

李鴻章到任後，除了對康有爲的祖墳加以保護外，還逮捕了保皇會會員羅贊新等人的家人，通過外交途徑與外國駐華使節、香港總督等交涉，要其協助清政府逮捕康有爲、梁啟超等維新人士。這雖然是表面文章，但也使得慈禧太后對他更加放心。

在不同的人面前，李鴻章經常改換面孔。正因爲李鴻章左右逢源，他才討得了維新派、慈禧太后對立雙方的歡心。慈禧太后也仍將李鴻章視爲心腹之臣，委以重任，即使在義和團運動後李鴻章失勢，也沒有觸及到他的根本利益，李鴻章因此才得到善終。

## 人與事

## 上海小姐

鄧小秋

上

海

小

姐

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

秋